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四

記文類對附

傀儡起于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婦置酒相勞
各舉令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
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
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却胡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胡騎蜀公先成

臨川吳魯



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而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塞邊人登戍樓真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與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簋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作教得其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為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呂興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

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天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
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
侮予且戰且來勝私室欲者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
未克室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痺
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
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
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太白語又嘗

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關初神遊不覺神
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醞藉如此

高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
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
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博夫忠厚元祐紹興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
留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
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啟

衣冠晨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啓云珠璧之投甚^時詎免驚疑農馬之智非專誤

勞訪問

黃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為體緩不如緊濶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考之古人踪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有雙琥璩三鹿盧帶鈎琫琕瑠瑀杯水蒼佩螳螂鈎佩柄珣瑱珙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

包以裯褥棲以繇臣昇至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
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
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
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其於此陳峽州
即陳彥默^點字子真自號懶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
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
予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
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

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喪親有白烏連
理枝繞於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鈎例封侯

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姓而偃朝之曰
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新唐史止云曲如鈎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吳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白玉石
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
塘
思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
冕仲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
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
聞喜燕餞文

浯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
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畧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
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結復為浯
溪石堂兩峯四獻亭銘皆刻於崖石上本朝乾德中
左補闕王伸來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元公序云浯

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
無名稱者也為愛之故故曰浯溪銘于溪口銘曰湘
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
巖雙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實尤怪石又尤異吾
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
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王伸詩云湘川佳致有
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
白雲齊

包孝肅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姪濫者不得

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
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孝者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
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
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擁
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不情

仕有五瘴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著瘴說

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
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
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
也盛陳^陳姬妾以誤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
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
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
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為詩
曰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誠指其然謂是也徐師
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
獨留名法從梅公尚有亭藥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

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燒後青戀土
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歎飄零竹生屈曲坐看經者
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地王
云閣成今十年隱築堅實溝塹深濶未嘗有此州人
傳之咸謂吉祥以為為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
于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
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
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

萬戶之制又順斗布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金
篆浮波河伯順流而听命瓊科宣錄清華正晝以臨
壇又鳳鞋微露綉幫相皆其警策也

追贈陳瑩中葛魯卿文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為坐息淮南之變鄭
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錄之
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
但云切須念第一莫打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棋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棋有謝表云聘

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錫仙實於公郵方
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
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
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誦言罔既

公亦胡少俊夢書八句頌

胡少俊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尚衲僧六七人共步長
廊少俊手持長鐮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
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
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哦旁皆歎息中有一僧云
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耶似覺復寐

自理前頌增住為主又動轉為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
為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岩月過嶽迎崖銀利玉斲龜鼉唵喞
鴈鶩嶼岼卧玩我語聾牙岷喋右江行見月四言也
江郊葱瓏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說之
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魚忘樂此竿綫
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

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
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
花洲也東坡累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
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
安之曲校書郎趙永裔撰帝鵠景安之曲正字李舜
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按爾雅曰卉
者蓋搃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蔽芾之棠
合并為一遐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木為卉可乎

詩曰為締為絡蓋精者為締麗者為絡今社稷安寧
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帔曰冕以絡
然則古有締冕也若以為絡也則字為失律矣感生
帝之詩有曰為赤燦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
何耶帝鵠之詩有曰祀彼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
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耶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
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尚書省
揭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出小改儀安等曲官除趙
永裔已罷館職外餘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
晟進狀辨正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

浮極炎字赤燦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
告于赤帝赤燦怒等事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
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
史胡舜陟指岐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
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因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
之句今日知世掌美成何等語即除孫傳侍讀云朕
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
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傳已罷東

宮官矣勸讀而為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
化也懷安霍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籌
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
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
曰稍遷應宿之即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
瑣闥之拜肅除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
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欽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穎州謝表云我來

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
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為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
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文有時而尔汝然非謝表所可
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
有犯者仰御史臺即時彈劾

奪范純仁謚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誥
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十斤今節錄
謚議如後考功負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
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

而慮後又曰方謬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奸黨
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
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
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狗公忘
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
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
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扶浮
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
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
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程公巽作文艱澁

葉少蘊云程公巽作文艱得然得此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崇寧間余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為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為朝廷慶者一可為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脩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希中草辭云謂爾同為謗訕則于今其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為得

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為太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格言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

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作雨暴作翌旦山坳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為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既瑰奇而有異爰

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尚
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鬲也當時當失於稽
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

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
集嘗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啟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
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贄者恭以某人象
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詒謀克隆堂室傾羣言
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躡足俊躔而迥

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竒發清吟
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于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
藉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
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遽捧雄編恣
採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
於雲天飛染道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
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碣星豈惟數句固將備
西崑之玉府奚獨軼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
畏雖亨衢自致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
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為長牋以謝之不載諸籍

今錄于此云右某啓非贅蕪音仰塵細几載形荅復
深極褒稱弊第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樊困尺
牘以必珍始繩窮而^穿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
至矣聞音退揆頑踈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哀垂乎
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旦評自^目成於徃法得河
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
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荅私書或矜
才而格物未若翠綾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
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
母密警效之音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

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倥蒙惟
舊檢操弗支之汰若之軒冕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
而為彈早歎蕭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闡化爰以自
童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
乎^枝撥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
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
目州閭貶於素論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興
清塗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濡効騷人之鬱
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
商宜遠慙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彼骫骳以興譏何

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笑雖蹉跎短韻迨無取於
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壁阜
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菟
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
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既陪一肉之賜
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揮務車轂而
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睐於焉
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
嘆而為美當黠闇之多暇枉虞筆以搗文縛肯星稠
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
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
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閭襲以十緜為天下之至寶
脫復一續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
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荆公

王荆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
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寄同學一首別之荆公集
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畧欲
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
竟逸去豈少作刪之耶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

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
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已
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叅相以求廣其道而輔其
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郊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
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
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
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
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或游孜孜焉考予之
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
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

摘予之過^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
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
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于楊予
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効淺
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叙之
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其稱行
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為作懷友書兩通
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

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呂南公所謂
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
不倚經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啓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覲以論事不合罷出
知和州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
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鈇乃移文及書
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
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
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

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為疑無何君命至門
將軍為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
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林亭賦

豫章先生林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
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刊定云是謂不著而筮
從無龜而吉卜云

張天覺送凌戡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
戡歸蜀作記以自見云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戡周旋

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願畢矣請從
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為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
山中傳家為榮足矣應之曰吾隱矣奚以文為且趙
諗不軌以辱卿吾何敢懷土哉於是青城丈人夜
夢曰吾何負公而吾棄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為
靈苗秀為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活疾之功徧
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
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
不懼者已郡譙君黃也漆身為厲者犍為費貽也飲
毒而死者廣漢之李業也伏劍自刎者蜀郡之王皓

也託盲避世者任求馮信也魏代劉禪而勸禪降魏
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
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
景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
之獠雛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
指為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二江鄧綰也哲宗
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為幽厲漢東上表慷
慨論列者公也廢為編氓始終不變者安蹇二公也
吾山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棄之速耶於是僕慄
然悟蹶然興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為我謝

青城夫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既失之矣
而夫人自辨亦未為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噉
當持吾說而噉於山中萬壑響應而雷動不亦快乎
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
商英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按趙諗本趙庭臣之子
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
酋殺之揚言眾叛掩為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
高貲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為殿魁未三
十歲陞朝為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
提刑配瓊州毋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
速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
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蹇為
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為桀紂幽厲則可
謂無忌憚者矣

賦圓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
暨試禮闈鄭為南宮第四場魁滕為南廟別頭魁及
入殿試圓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
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愿夢滕作第三人服
緋牙繫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慶將唱名二公相

過各舉程文破題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聞鄭賦
云禮大必簡丘圓自然勝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
未忘魁望預為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歎
畝愛君成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勝果第三
皆如素望鄭却無陞謝之備遂用勝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鷲有
謀重厚且武昔居校聯功名自喜暨登籌帷益奮忠
義惟是南荒有盜猖獗陵轍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瞻
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跣步首戮騎將大振吾

旅金節一麾孰敢齟齬遇賊于原親按旗鼓彼長排
鎗我利刃斧馬馳于旁擣厥背督驅攘殲執紼如手探
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均逸邦畿如何不淑
早棄盛時逮予纂服弗覩音儀因覽遺略又觀繪事
細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勞勩靈而有知
當體茲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
有遺書存否於是詔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
神宗乃自為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富文已如

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偽書耶

劉丞相謝啟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脚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啓云對靈光之殿難含飛動之辭賦合浦之珠莫叙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為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

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蓋叙豫章所作黃夫人碑所謂毀璧兮墮珠此碑改為洪氏母而作王父建炎間為胡少俊編定豫章詩文遂削之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止以王父所編為定而毀璧之篇不存

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童矐子眉目如畫玉靈可念其為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練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為家世堙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

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權智如大夫歸洪氏非先大
夫意怏怏逼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
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
為石州司戶叅軍轉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
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舅與夫皆葬夫人
不得藏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
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弃之以元豐甲子某
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
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無以自解說念夫人
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

麻之髣髴其平生而妥之 毀璧兮墮珠執手者兮
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為禍
彼詛汝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芸
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疇於世兮天脫
其纓愛育人兮生冥冥索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
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
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泠泠兮猿鴻司社暴垂
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不
可繪畫寂寂無明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
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類對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艾艾
而言稱艾艾

羊祜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
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曰浩
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
亭商有陽城驛元稹以為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
改為避賢郵乃知賢者為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
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
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丘鼓
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便蹙厭目曲脊逆色
獲不得立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
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石
我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
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
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莞然而

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
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進之雖國之存
亡可知也

白龍現青蛇降

李嗣業為疏勒鎮使白龍現而城不壞楊朝晟為邠
寧節度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記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記德
宗還梁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見行寢石以為伏虎闔弓
射之戒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跡熊渠
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開况人心乎予迺知李廣出
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史記視之石
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呂氏春秋
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
也文選鮑昭撰古詩石梁有餘勁注景公造弓射石
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

以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說苑載常縱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迺知老萊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縱為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縱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夫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乎此日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為劉向說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斲析過下車教曰為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為也迺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大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仲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威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魯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為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

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貴乎權也

楚蜀慰其軍

狄仁傑之為宰相以婁師德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寇萊公之為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寇不知也非真宗告之則幾為深恨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寇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偽蜀孟知祥其軍戰勝

黃作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以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為人上者易與人為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揚洪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尔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吳子

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諷碁取怒

晉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擣菹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宋謝密字洪微性寬博無喜愠少年常與友人碁友人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洪微大怒投局于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說本于左傳而二人皆以諷於碁而取怒

蕭公項羽神

蕭琛齊時為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
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靈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
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
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於廟李安人
齊高帝時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
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履
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閤齋俄而牛死奠廟側呼呼為
李公牛冢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
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
昌時為吳元濟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
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
聞將夜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即聞唱唯應聲如是
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
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彊起視左右死者皆
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
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
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

李順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
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穠葉間見天
軍往來搜捕斫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
聞傳呼頗類將吏百十餘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
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
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誤矣

源乾曜舒元輿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閑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
關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誠請假兩三日有百寮至者

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說請
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
地反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
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
曜大瑩在關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造之期
故來辭拜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辨此
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關門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
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
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
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

下
不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
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僅二十年又唐感定錄載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
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此至極位何妨
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啟護他日僧又
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
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

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郊祖朝者上書於晉
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
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
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
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
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
伐與之爭營丘說苑鄭威公東會封于鄭暮舍於宋

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
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
殆非封也鄭威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
行十日十夜而至釐河與之爭封

景公反穀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採雀穀二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
而入見景公曰我採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
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採
雀穀二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
採雀穀二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

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
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矣
者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
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
又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
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
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
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

其長^幼困損一日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

勞薪飯

晉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北史王劭傳載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許失蔬圃

國初范質王堂閑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

云前夜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國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往有之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菱葑所相膠結積久厚至尺餘潤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讀其狀甚駭乃葑圃為人所竊小舟撐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為田為圃廣浙皆有之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
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
水既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
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惧其少取岸水增之以
上出水記予按蒲元傳曰君性多竒思於斜谷為諸
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
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
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
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

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
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
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歡
將死謂其世子高澄曰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
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乃
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赦青秋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

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相傳有赦喧然已徧 晉書載記符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迺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止符堅事

度啟公稜等登

南史焦度為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故盧肇丁稜姚鵠及第先是放榜訖則須詣宰相其道啓辭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

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躄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
辭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
稜等登稜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翊
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算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
曰昨日聞稜等登豈非算之聲乎予故以度教公度
教公稜等登稜等登政堪作對以此稜不味而置
南史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
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
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

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
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
之後謂此也劉方明助謂余云宣和辛丑歲^當試是
時已備易數為問偶方臘為亂議者謂當未直言徽
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
沈有素備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延路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袞
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
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啟賀

之者云赤鳥凡凡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好
武公之入相亦文矣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
學士子伏闕且搥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
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
啟賀之云士詒公寬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
免曹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余
作四六要當如此
又作天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啟賀云一經教
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答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
其子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南宮進士之所同
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為有刺譏
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

嫌

忘檝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
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
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鞞之下戰士

遺弓蓋叙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無賦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試畢知舉張致遠
勾龍如淵上殿上誦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黜
於湯誥商主顛覆也貽誚於周書朕記得顛覆厥德
是嗣征篇嗣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
劉大中奏曰昏墜顛覆之語只是形容車字語意雖
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考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

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
遺迹時當大曆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
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
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
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
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
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
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蘇軾夫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
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
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磔有
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毫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
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後
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為妙矣

吳元中孫覲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蓋祖宗涵養之恩
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聶昌奉

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誰還日遠長

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覲辭也

嘗見吳子經言如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集所載

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即子經也嘗著法語數卷其論

孟子荀卿揚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

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

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則其

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予君非

子經族耶余荅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

似莊子服素者以非是公國論其云以非者言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回渠說
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
之然不若是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
其勢足與曹瞞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釋漢
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蠢哉已上皆東坡說
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末後云孔文舉諸葛
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為之擬倫賜也何敢望
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為世屈此有似孔
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蠢去而違之
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
字尤是過言蚤以一日之雅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
之有必請刪除改正其分高文今復納上然東坡竟
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甫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
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
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禮儀立謝諸公啟

劉斯立歧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
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
域平往精爽猶見夢於古人故人之休入公衆曰大得盡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後聲與蔡巖同學
舍巖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巖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謂之元亮謝以啟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
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四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五

臨川吳曾虎臣纂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
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
更取金帶送如晦家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
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
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存又按唐日華寶
藏論云銀有十七件真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

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
礪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
五件是真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
鬼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
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為帶耳時如晦已死
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所以太宗云黃銀
鬼神畏之也考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
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辛公義
傳云公義遷并州刺史山東山出黃銀獲之以獻

猶如者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
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檳柿棗厚朴則一物
為二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
樹上覆裘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
賦曰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
未可以相如為失魚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
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為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
江北則為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

江化為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言江左所謂臭橘也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柑渡北也則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螺破山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螺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訛以應為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為佳故王荆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螺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按番禺記云螺之殼即藥之牡蠣也有高

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為山今山谷謂之螺破山豈取螺肉之謂耶然韓退之亦云螺相粘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譙母觀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于口鼻出血蓋性極煖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階而生隨月開落名莫莢又曰曆甲一作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開元婆羅門僧進仙

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
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佗傳本草
絲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絲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
天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彰明即唐昌明縣盧仝詩
云天子初嘗陽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為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
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碩
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芽未吐

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錦之桑政和中詔本州貢
焉栗固太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
詩云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
斤俗謂之紅密下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
感而賦詩略云巖下九門深日舉費十萬忽於泥澤
中得列方文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碩珣從此辱虛

名歲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喪孰真贗玉食有云補

割賜非所患玉瑤當作郭璞江賦

玉瑤當作郭璞江賦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

羅江天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

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

魏城以一壘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

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

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林

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熱

面其艾納香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

入青苔古樂府穉龜毚毚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又廣誌艾納香出西國

苦笋餅鹹藟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脩靜之居也觀出苦笋而味反甜

歸宗寺造鹹藟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

曰簡寂觀前甜苦笋歸宗寺裏淡鹹藟蓋紀實耳張

芸史簡寂觀詩云偃松拂淨煎茶石苦笋撐開禮斗
壇瑞宗寺詩云淡蘆苦笋千人供清馨華香十谷傳
亦所以紀事云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生么麼似不足貴唯
花潔白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
竹籤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
面滋其香耳海外邪悉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商多
以塗身^今之龍涎香悉以邪悉茗油為主也

楮子

小正曰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
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
陰^之綠葉不勝垂着子全多歇壓枝自得君王一留
碩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之雨不開若邪
溪畔摘楊梅朱九忽向^雲園窻見疑是^靈園根越嶺未其
三云雖將密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釘玉盤爭似江南
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
楊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益以蜜名假楊梅故正
仲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五竹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
有竹慈為名一叢濶數步森々數十莖高低相倚賴
渾如長幼情云予按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
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中有蓮大如雀毬葉舒如錢幹
亦有絲其萼盛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遡南夕
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按鄭熊番禺
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
向日至暮而謝一呼夜合然則景文所記朝日蓮固

不特蜀中有也

櫻笋厨

韓致光湖南食舍桃詩云苦笋恐難同象七酪漿無
復瑩蠟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為櫻笋時乃知李綽
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
謂之櫻笋厨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
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

豐城劍石函

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隻劍按本傳劍隨
亦化去此固荒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為函及今而

尚存石函所在即古釵池又前二十四步四層廣五六尺塗沒其半土人訛為石門云

王子敬黃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甘黃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為子敬何耶子敬乃

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俯檻散齋餘皆紀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拳狀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

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耶
瑞香花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
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
序篇什悉作瑞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
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彊名
佳客以瑞為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
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窓午夢人

鷓有數種

鷓大如鴈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鳧鴈中必捉之而飛

遇優穩處則下食鷓有數種後而大者俗謂之木鷓
可以捕鳥雀其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
羽毛麓重鼻根黃如蠟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
反為衆鳥所侮故江湖間呼不肖子為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記廉州民獲赤白吉
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禽之珍者
也予考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風縣身
紺背丹兩眼旁有眉如燕脂抹鬢環垂下秀媚可愛
深類鳩鷓注云南中亦呼為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辯

而語清所食惟魚肉凡賓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
位苟飼之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鄭熊以為
秦吉了段以為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邪白樂
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音料

裸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裸然獸死不相
棄遺按國史補云得一裸然則數十裸然可得蓋不
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
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云此獸出歡愛州能言獸也亦
狸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亦有白布文

黑被人取之以皮鞞鞍韉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異金
綫猿夷獠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蹄是獸既為人所
得但自言裸然無復它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
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隻白
鶴年三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隻在耳清白
可愛多去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
公十二鶴皆寫青田真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
鶴淚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臨洮抱罕之地自天寶末陷於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唃廝囉之衰即壓而取之遂復七州建昌軍呂南公言臨川黃毅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之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間魚馴之不驚避然則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鳥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為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食耶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必生於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

生秭歸縣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凌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傍間產美麗

金線泉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文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

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咏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旂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然亦不辯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瓦甃常浮顙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浣水燕談所未見也又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引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

邀范宴飲於亭范題二韻詩於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余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首魚如鰕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瑩白如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隐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湿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經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岐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得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澤則死矣其理甚明蓋經意之失當自韓退之進學解訾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辯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况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蘇餅

釋名云餅并也搜擻麩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蘇著餅也崔鴻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

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湘素雜
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
易其名為爐餅論此為誤誠然渠以為胡餅為胡人
之所啗因此得名故曰胡餅如畢羅鑿虛呼物以其
名予謂此失若曰胡餅非麻之餅則石季龍何以改
為麻餅哉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略云早出暮歸聚房以
居生理甚微擗花掬英反為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
敗既奪之食又腊其雛以侑余酒以為余娛醉而咀

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蓋東萊不察
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山間大蜂其色紅黑
長徑寸其大如之人被螫則遍身腫痛有至死者其
為窠多在地窖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薰死其類
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中中
書舍人張謂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
山百尺山人斫木燒山畬燒畬延火入蜂穴蜂子渾
白如衝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
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
隨軍負荷頗有此畜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
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
又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之無
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戴於男女項頸
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辨萍

唐盧氏雜說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
之萍：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
對珣曰按爾雅萍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萍葉圓

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予以疏為非周官萍氏
掌水禁子鄭氏云以不沉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
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
也故萍飄聚根_反日暴則死矣萍之植根以水為地
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為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
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
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為蔡如淳注曰蔡
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

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
耶觀國云蔡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
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為驥盧水黑而天下
謂黑為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
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
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
襄公二十三年事耳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
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
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耶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為信與僭杜

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
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據郭璞曰上有蔭叢著
下有千歲蔡然則郭亦拘前失以蔡為龜名矣

辨域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言鬼無形
而域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
越淫女惑亂之氣生域之為言惑也字說曰域不
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為不然詩之所云為鬼為域則
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為鬼域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
惡也夫域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性畏鷲能食之

禽經所謂鸞飛則域沉鵠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
豈有不可得之理耶按陸機毛詩義疏曰域短狐也
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
中投人影則射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膚其
創如疥服虔曰徧身獲或故為災予以服虔為
當五行傳以為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
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湿地所致耳豈謂淫
女惑亂之氣耶

辨鳩鳥

遜齋閑覽云蘄州黃梅山有鳩巢於山巖大木中狀

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然予以晉
制考之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以
與王愷養之大如鸞喙長餘尺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
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
事具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晉世江北無鳩非無鳩
也不若江南多耳蘄州屬江北按說文曰鳩毒鳥也
一名運目廣雅曰雄曰運目雌曰陰諧又曰形似鷹
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
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鳩鳥食蝮以羽翻櫟酒中
飲之則殺人所以鳩字或從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

侯使醫行酖衛侯杜注云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又
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
季醜之即此物也晉語驪姬酖於酒實董於肉穀梁
曰以酖為酒

蝦蟆

孫少魏東臯雜錄曰閩右人笑吳人食蝦蟆予考東
方朔傳云漢都涇渭之南水多蠃魚師古曰蠃似蝦
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
減宗廟羔兔蠃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
以上皆孫說予按周禮蠃氏鄭氏注曰蠃蝦蟆鄭氏

謂蠃即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
蟆矣

辨霞鶩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曛隴而上度張
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淹與說所謂
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
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
月之間皆紛二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
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為雲霞

則天長豈得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
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
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
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
不可不察也

傳負版

爾雅蟲部傳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按柳子厚集蝮
蝮傳云蝮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俯取仰其首
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澁物積因不散
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若帚

若帚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
鄭康成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若可
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魯襄公
在楚人使公親禭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杜預注
云茢黍穰也孔穎達曰茢是帚蓋桃為棒也毛詩傳
曰萑為萑若謂萑穗也杜預所謂茢黍穰者今世
所謂若帚也或用萑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
也

辨蟹

韓退之南食詩蟹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負洪慶善辨之曰蟹雌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按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蟹鼈鼈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一同蟹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蟹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援以為證豈偶忘之耶集韻引山海

經以惠為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真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按物類相感志云北牡相隨北者無目得牡可行北去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蟹實如惠文山海經曰蟹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為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溪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鼈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為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又言潭州益陽雷震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賣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間天雨白鼈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賣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鼈鼈鼈通用

蕪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荆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蕪州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嘗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逐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案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奉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往勘究無實跡尋即除名編管廬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大士蓋山林中十蕙

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按離騷經注三十畝為畹則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為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權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天鳳

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提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為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為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為此耶

辦湯餅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煮麵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又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

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為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東晉賦故為是紛身束晉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鬱勃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盼擎器者紙唇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煮地餅之為湯餅無可疑者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史

所載止此或以為千里未下皆地名者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為之論也世說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尊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尊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黃說予謂黃引世說以攻未下為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句意未盡何者或人未下為地名正以史削去但耳二字爾使其不削但耳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黃論未詳明故

推而明之

金陵千里湖產美尊陶案此亦因陸語而後世乃以千里名湖也

姑蘓朝夕池

不執今日自古也

姑蘓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
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按漢枚乘上書
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左思吳都賦曰造
姑蘓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濟池佩長洲
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以為
名焉如其以磨衲衣
磨衲為衣古來有之隋江惲山水納袍賦曰裁縫則
萬壑縈體斜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
之徑復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
慶曆花品以叙吳中之盛凡四十三品

大紅品 真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艷春紅 日增紅 透枝紅

乾紅 小員紅 滿欄紅 光果紅

繁紅 鬱紅 麗春紅 出穉紅

茜紅 倚欄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爛淡

黃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烟粉淡

黃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洋紅淡
日增淡
烟紅冠子
添枝紅

坯紅淡
猩血紅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

中荔枝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如玉 蕉核荔枝核小 沉香荔枝以其

丁香荔枝核似 紅羅荔枝其紋如羅 透背荔枝他

皮皆內白惟柯荔枝 形似僧者頭荔枝皮縐如

此內外皆紅水母子荔枝 漿多如荔枝 皮上縐

成叢水母子荔枝 漿多如荔枝 皮上縐

大將軍荔枝小將軍荔枝 其樹葉俱大蠟荔

枝小蠟荔枝 皆熟而黃松子荔枝 形像其蛇皮

荔枝似蛇 青荔枝熟而 銀荔枝白熟而 不憶子荔枝

一食而火山荔枝 而早三月可食 大山荔枝野山

不復思五色荔枝 出海好事者 作荔枝饅頭取荔

而酸澁枝 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漿又作簽角以荔枝

肉并椰子花與酥酪同炒土人尤嗜之

芍藥譜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叙云揚州芍藥名於天下非特以^多為誇也其數叟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如名品相壓爭妍鬪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於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於時四方之人盡皆賞攜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於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於丁氏朱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紀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

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觀者相屬於路幕帟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開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為最貴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攜以賣至於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堦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祐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

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余官繼揚學講習
之暇嘗裁而定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
處頗涉獵矣惧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
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
記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
圖畫可揭而遊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具
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 千葉而淡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色最青苗殊絕凡衣冠樓髻鞍皆言其形似也

黃樓子 葉大小間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園其苗青故名云耳外青苗赤苗紫苗故此尹

家二色黃樓子 初出於尹氏故名云耳花名中有

氏及地絳州紫苗樓子 初開時淺紅紅經數日乃圓名做此絳州紫苗樓子黃或謂之紅旋心相亦謂

黃圓黃而硤石黃 而黃鮑家黃紅旋心相亦謂

之黃旋心但不甚 石壕黃千葉叢之問單葉有壽州青

高黃樓子 類與樓子相小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

苗黃樓子 類與樓子相小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

道士黃 最先開黃白纈子花有紅纈而纈之外深紅

變為金線冠子 千葉淺紅間有金繫腰紅纈有黃

白帶汚池紅 千葉紅纈子千葉淺紅紅纈子千葉

然有玉樓子 千葉而白上下葉玉道遙千葉而大白

纈有玉樓子 千葉而白上下葉玉道遙千葉而大白

如仙紅樓子 千葉紅纈子千葉淺紅紅纈子千葉

冠然紅樓子 千葉紅纈子千葉淺紅紅纈子千葉

千葉深二色紅 千葉深二色紅

肉紅深二色紅 千葉深二色紅

楊家花 粉紅葉山紫

樓子與諸樓子相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忌見
覆則色似而色紫柳鋪冠子千葉粉紅如柳軟條冠子肉紅
常州冠子此花揚州多葉鞍子粉線或成雙頭謂
之雙頭芍藥間成鞍子髻子其色紫紅下布大葉
故謂之多葉鞍子其色紫紅下布大葉
葉雜出於其紅絲頭狀如黃綠緋多葉
間其香特甚紅絲頭但色紅緋多葉
採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有紛之青子落紅鹽之
句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實自
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余按江隣幾嘉祐雜志云
橄欖木其花如檟將採其實以薑汁塗其皮則盡落

范說乃爾何邪豈鹹辣皆可用歟

論鹽

姚寬全威著西谿叢語云嘗監台州杜瀆鹽場以蓮
子試涵更擇蓮子重者用之涵浮三蓮四蓮味重五
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
味差薄若涵更薄即蓮蓬沉於底即煎鹽不成以上
皆姚說余按江隣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
鋪戶詰驗鹽法云煮鹽用蓮子為候十蓮者官鹽也
五蓮以下涵水滴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稻灰染其
色以做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

晚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為滴十蓮為重今以五蓮為重乃知今之鹽味不遠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范侍讀邛元長言其父淳父元祐間為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進湯餅異常因造外厨訊諸庖者見几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麪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搜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嘗官于蜀持吳羅湖一作綾至官與川帛

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蚕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不知由申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丘寺丞濟道源自號為迂愚叟嘗為牡丹著書一卷號洛陽貴尚錄又為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暎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荏莖節蕤葉聳抑檢曠有劉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大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

愚叟睹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為王魏之
紅為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
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傳保
傳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
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踈族親踈族親則
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
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恭屯難
之兆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
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
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裁其接無竭無滅其

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為裕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
為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為王

名姚黃以其名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
以王為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為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為風化之始妃嬪
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
采蘋采芣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
為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之一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木細葉壽安 九蕊真珠 鶴翎紅

靛紅 潛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麗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蘓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蘓臺會稽至歷陽好事者衆栽
殖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傳

蕙英 指倭草 蒲蓮 燕脂芝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碧蓮

瑶花

碧桃

花彤史

同穎木

兩歧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蔭荀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蒲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

出蜀中千葉瑞蓮

花嬖倖

樂蓮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 出蜀中

素馨

末利

萱菴

虞美人

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真

鴛鴦草 出蜀中

女真

七寶花

石蟬花 出蜀中

玉蟬花 出蜀中

花近屬

紅蘭

桂花

迎春

娑羅花

瓊花

酴醾

黃拒霜

黃雞冠

棣棠

玉蝴蝶

黃酴醾 出蜀中

山茶

忘憂草

金鈴菊

玉屑

千葉石榴

花疎屬

麗春

羞天花

吉貝

滴滴金

千葉郁李

花戚里

旌節

瑞聖

玉簪

七寶花出蜀中

千葉菊

木蓮花

紅雞冠

紫菊

玉盤金盞

瑞香

御米

石瓜花出蜀中

添色拒霜出蜀中

卑葉菊

矮雞冠

金錢

鷲毛玉鳳出蜀中

都勝

石嶺

金鳳

山丹

黃蜀葵

石竹

花外屏

金沙

密菊

朱槿

杜鵑

凌霄

花宮闈

諸類桃

紅梅

蒲桃

紅薔薇

刺紅

白槿

梔子

木蘭

諸類李

早梅

木瓜

黃薔薇

紅薇

海木瓜

紫荊

百合

諸類梨

櫻桃

桐花

玫瑰

紫薇

錦帶

史君子

諸類杏

山櫻

栗花

棗花

木錦

紅蕉

栗花

花叢胜

紅蓼

牽牛

鼓子

光花

蔓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英

地錦

地丁

黃躑躅

野薔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菜花

花君子

温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欄

甘泉

醇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胡蝶

螻蛄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妬芽

嘉

麝香

秦蠖蛸

花亨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孥不倦排當

僮僕勤幹

子弟醞藉

正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門僧解裁接

從貧處移入富豪

借園亭張筵

花七難

醜婦如與憐

根人愛與嫌

主人慳鄙

三月內霜電

盛開值私忌

箔子遮圍

和園賣與屠沽

筵上持七八

賞處着棊閑茶

正歡賞醞酒

盛開債主臨門

遭權勢人乞接頭

露頭跣足對酌

剪時和花眼

頭戴如廁

聽唱辭傳家宴

酥煎了下來飯

凋落後若帚掃

園吏洗溫糞

落村僧道院觀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

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

謂之膏茶其後始為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

所烹惟是草茗耳迨至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為轉

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天
聖中又為小團其餅迥加於大團熙寧末神宗有旨
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於小團已上皆畫壇所
載予按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度支奏
其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
奉勅宜依者各令提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
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
斤草荳蔻一百枚肉荳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已次
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為上供自唐末
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始有加焉

貢荔支地

予昔記唐世進荔支於漫錄辨誤門云唐志以貢自
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
惟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有得其實近
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支蓋妃
嗜生荔支以驛騎傳通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
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州人
故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畧記圖言荔支生嘉
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
園又自有便路也

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其辭橫放傑出自是
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
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
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雨順如舞低楊柳樓心
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任三家村也
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
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
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自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
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凡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
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
遠山脩水異日同歸處長亭飲散尊壘暮聽別語不
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村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
階雨

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
關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
朝連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
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

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
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日斷人何處
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
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李良定公多麗新詞到海邊

翰林學士聶冠卿常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辭云
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一作中
左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
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色函堂迥玉簪瓊
佩高會盡詞客歡久重燃絳燭別就瑤席陳虛中崇

寧間守臨川為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
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
為長短句贈一女真手云十指嫩抽新笋纖纖玉軟
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
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閑愁試撚梨花頻嗅

世推重少游醉卧古藤之句

秦少游既為千秋歲詞人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
咎嘗和其韵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
軋鳴珂碎齊一作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
盤藉一作暎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

空在夷園高會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淚濤萬頃珠
沉海詞中云醉卧藤陰蓋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
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
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
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
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之而未得所以却
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
字韵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蓋殺人也爺娘海自是
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却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辭於古碑陰無名無
譜亦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
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青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
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才舒碧玉心媚柳
輕圍黃金蕊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
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裝淚洗鳳簫聲
絕無孤鴈目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涼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
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駟往：在人間

九霄有路去無跡。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臯雜錄又以為范德孺謫均州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於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斷章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

路詞與詩意致畧同

晁無咎朝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畧晁無咎同登科。明畧所遊田氏者。妹麗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盥。且語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喚一作驚喚銀瓶。睡起困倚裝臺。盈正解螺髻。鳳釵墮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柳一作枝。交鏡裏淡拂鉛華。怨自整羅綺。歛眉翠。雖有惜。容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
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况
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
驚東坡云玄真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
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茈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
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
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
二詞合為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

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景綠蓑衣外
一齊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
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漁
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
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
菴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
因以憲宗画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筠勸
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
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

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也徐師
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闋蓋因坡谷異日而作
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
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
不須歸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
宿戲鷺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
雨小舟輕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
若覓玄真子恒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烟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七
澤三湘翠一作碧草連洞庭江漢水朝天朝廷若覓玄

真子不在雲邊則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
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却八字山前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為皇后
憲恃官掖聲勢遂以縣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
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
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槃李適長寧
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山
駕幸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
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還丹者

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別易會難

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歧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然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

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密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笄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婚客既過省乃棄所好屢約相會者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婚在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已與其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彩雲不

雨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常得樂章兩闋於夢中云雨打江南
樹一夜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
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恁怨去其
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
情意悄紅箋寄與添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
書字帶草小淚痕都搵了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回

向

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為詩云亭：画舫繫春潭只
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玉環朝槿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渝問君心朝槿何如玉
環韋臯事朝槿王僧孺詩語也王賦上山采蘼蕪云
出戶望蘭薰寒簾正逢君歛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
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蘓瓊善詞

始蘓官奴姓蘓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蘓州太守召

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
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
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擢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
殿瑞烟浮高占甲第并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王瓏璉詞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唐江漲橋為狹斜之
遊作樂府名王瓏璉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鈎簾捲香
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咲嫩紅輕碧惜惜：劉
郎去阮郎住為雲為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
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

陷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
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
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酌之云
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窓春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
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詠菊望海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
臨砌顆：露珠粧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
留意雕闌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蕊此花開後更無
花願愛惜莫同李桃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

營妓有一二擅轉喉技之花者唯以此花後更無花為彌
鄰之資也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元微
之詩和文用之耳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
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遍禁街行樂暗
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
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
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
令尤膾炙人口云小挑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

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夜永纖
手重携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為小
王都尉作非也

花蕊夫人詞

偽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
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輕也又升號慧妃以之為
號言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
作詞自解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
馬上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婬娟此去
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于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
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筭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
其請遂適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
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畧不相顧豈前憾未
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踪
漫留遺恨瑣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
歎飄蓬聚散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
見滿袖啼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成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
膺薦于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
分苞合趺復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効樂
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
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
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獻嘉瑞弄香嗅蕊
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
憑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
更結雙：新蓮子闔粧競美問死央向誰留意

東坡卜筮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筮子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
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
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團沙汀冷其屬意蓋
為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

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

誌之云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翮：有人清

吟立江邊葛中藥扶眼窺天夜冷月墜幽園泣鴻影

翹沙衣露濕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

士柳三變好為深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

天詞云恐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

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

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鶴冲天詞云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逐風

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

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

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

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峯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
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
倚梳檣情悄：遙聞妃瑟冷：新聲含盡古今情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填詞云湖水連天：
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悽然依舊傷情微聞
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浣溪沙點絳脣詞

黃季岑云往年蔡州瓜陂舖有用篋刀刻青泥壁為
浣溪沙詞云碎剪香羅裏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
嘶人去近黃昏整：斜：楊柳陌疎：密：杏花村
一番風月更銷魂

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晚來
忽為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顰便圖
機中素乘鸞女瑣窓瓊宇會有明年暑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脣云永夜厭：

西簷依山月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窓瘦好箇霜天
閑却傳杯手君知否曉鴉啼後歸夢濃於酒或問曰
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
生何

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
軍之新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為郡官所據太守
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塵土黃并譯
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愛之等事昔日歌之非
特為二三子而作也然遣語叙情雖為詩曲而叅此

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
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
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為難及曾無一點塵
嬰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
才殊體制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黃
一首雖不足方駕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既又
為之譯為之箋其義類雖同至於淺深遠近要自以
意攷之耳

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長春風自對理容粧染絲繡
作隻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中明月珠肘後錦香

囊憑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還君立路傍豈不
有地能相當請著一鞭塵土黃自注自注
譯曰妾本倡家子笄髮擅容止名隸倡籍中生倡即
憎死物勢本從權情思亦遂遷一朝官長怒獨抱錦
衾眠日夕倚高樓青絲繫白馬豈不謝殷勤湍湍淚
盈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遽相親請君促金勒妾願看
飛塵

笑曰春臺女兒似紅玉曾奉當筵柘枝曲舞成早自
得知名更傍春風情不足客携黃金欲有贈多在隣
家賭隻陸近從新官作顏面祇得低心隨所欲自知

久去非所安夜半東門車特碌秀闥芙蓉潭畔起每
向波間得隻鯉水流却上天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
一騎翻錦臂鞵紅羅百丈作纏頭為言聞得琵琶
怨當門下馬欲登樓欲莫一作登樓君馬駿無限朱簾
薰好香城北城南無一瞬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塔記得釵頭
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隣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
前我是風流帥為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
右蝶恋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

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
云函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函角聲斷譙門非
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
云山林微雲天連衰草函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蠻耶
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
寒鴉數點流水遠依墻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
香囊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
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東坡聞而稱賞之後東坡因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
老你試忝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曰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
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暎巫山一段雲琴又云何謂
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愍殺鮑叅軍又云如此
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婦
琴大悟即削髮為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為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宮柳未成陰馬
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

別離常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
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
花詞云萬縷青、初眠宮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
馬上擁鼻微吟遠官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沉正好
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情思飄蓬無定誰
念會合難憑相聚裡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
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
園春色嬾追尋深恩總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賀詩初叙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
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濶長亭柳色才黃遠客一
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雅東風消盡龍沙雪
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函樓芳酒紅淚清歌
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
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於詩文之外尤工長短句嘗為探春
令云簾旌微動悄寒天氣龍池水泮杏花笑吐香紅
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况

去年對着東風嘗一作許不負鶯花願
駘龍謠云紫閣岩堯紉宇邃深望極絳河清
浚霜月流天鎖穹窿光滿水晶宮
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鈎雲捲動深恩
秋籟蕭々比人世語清燕瑤階迥玉籤
鳴漸沁省引水輓轡聲轉雞人唱曉促
銅壺銀箭拂晨光宮柳煙微蕩瑞色
玉爐香散從宸遊前後爭趨向金鑿殿
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
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
波寒重雨疎々煙籠上灘鷺人買就船
魚古寺幽房且一本有權住夜深宿在僧
居夢魂驚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
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七

臨川吳曾虎臣纂

樂府下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為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
 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闕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
 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凡纖：捧玉甃弄影金縷
 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蟬眼驚鶯濤翻為扶起尊
 前醉玉頽山飲罷風生兩袖醒竟到明月輪邊歸來
 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窓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

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闕碎身粉骨功
合在凌烟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一捧
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
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顏小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
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裝板殘詞意益工
後山陳無已同韻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寶蘊帝所
分落人間綺窓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因游龍舞鳳香
霧靄飛入雕盤華堂靜松風竹雪金鼎沸潺湲門闌
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腋輪困肺腑生寒
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

禪榻髮絲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當塗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
近云閑弄醒心絃情在西一作小斜疊彈到古人愁
處有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
老來憤一作酒負十分金葉故集中有贈彈琴楊姝
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閑處更嬋娟不知心
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和千秋歲引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倡和親筆乃知

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
云云今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
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
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人誰會隨處聊
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銷息斷玉漏光陰改蓬日
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蕪元老
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
坡乃次韻錄似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
度之意其詞云鳥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
碎聲揉蒼玉珮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

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
可覲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
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
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
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
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
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洒淚誰
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
英遊改重感慨淚濤萬傾珠沉海晷無咎集中嘗載
此詞而實非也少游詞云昔憶西池會鴛鴦同飛蓋

亦謂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朝叙其為金明池之遊耳
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耳
阮閱休善為長短句

龍舒人阮閱字閱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時政和間
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也嘗為洞仙
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
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
性不解喚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
時似恁地好能得幾回細看待不貶眼兒覷着伊將
貶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

守他詞皆此類

夏均父浯臺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曹_{卷管}府左_務園祁陽酒園過浯溪

登浯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
斜_川之遊因作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涵
曉日蕩漾波光採乘入笑指浯溪聲叟雄文鎖翠微
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烟湘水浯臺
總接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常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

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
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
太皇以為媒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
集本乃以為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黃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
脫太守喻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画
堂明如畫見林宗巾墊休羞一作蓬首針借斜挿花枝
線賒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君倒戴休後也不須
更渡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薰透為經十指如葱手

蓋七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
擾昏復曉一場大夢難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逸路傍
幾個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
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
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
以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偽既中使至其家無有
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
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又

有浣沙溪二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勾過
晚來粧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誰教春易老幾時能
穀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簷櫳一向
垂綉屏遮枕四邊移春婦人靜日逢：舊事只將雲
入夢新懽重借月為期晚來花動隔墻枝又玉樓春
二詞其一云秋閨思入江南遠簾幙低垂閑不倦玉
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嬾風輕只覺香煙短
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窓人語趁朝歸旋整宿粧勾睡
眼其二云綉屏曉夢鴛鴦困侶可惜夜來歡聚取取取幾聲
低語記曾聞一段新愁看怎覩繁紅流盡臘脂雨春

被揚花勾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不欲書名嘗遊妓崔念四之
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個人人恰正二年懽
會似賭賽六雙渾四向巫山重：去如魚水兩情美
同倚画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在人
心裏擬問卜常占婦計拚三分清齋望永同鴛被到
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王荆公詞

王荆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

石作橋為集句填菩薩蠻詞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
衫短帽垂楊裏花似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新月
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
戲効其體云半烟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疎
嬾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
我去何之君行即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舟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
聽青海樓頭吹角停棹不覺重門閉恨暮潮落偷
想紅啼綠怨道我真個情薄紗窓外厭：新月上也

則睡不着朱希真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
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州引淚酒添愁不見龍樓鳳閣
又驚秋九日江亭閑騁望蠻樹瘴雲浮腸斷紅蕉花
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困猶在醉鄉中
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
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所撰滴
：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
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

故云五夜

釋可正平尤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
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闋云西風簌：低紅葉梧桐影
裏銀河側夢破画簾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致許欲
似絲千縷鴈亦不堪聞砧聲何處村又云誰能回取
沙邊雨和烟淡掃蕪葭渚別岸却斜暉采蓮人未歸
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了更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連寶文罷守詞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邵漢老

送之以詞調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蕙風香偃
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鰲宮望堯奠九重絳
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珮重繼三公雍
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
意謝東風柳烟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忽
：且陪珠履同醉金鐘

豫章解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當塗既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父在坐
豫章為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歊臺上青：麥姑熟
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為諸公分皂白江

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
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
仙謫落帽風流傾座席坐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
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
主強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黃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
或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荆公父益
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幙擁
密不到夜已可然燭矣韓魏公以此賞杜杜云乃益

關兩刻本作蘭

益作荆公時在坐聞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
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
夜拂香裯待誰溫夢闌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蓋
亦訴衷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運掠花飛遠：曉
窓驚夢語匆：梅聖俞以為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
間語澁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作晴

君王金章云江南燕輕颺綉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
六朝宮殿舊巢空頽頽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

煙迳掠花飛遠：曉窓驚夢語匆：偏占一作杏梁斷園

兀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惺：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惺：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陶陶醉猶勝惺：惹得閑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痴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甫作因戲作二篇示吳元祥黃中行云陶：兀：樽前是

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歸得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閑適東山小妓携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又云陶：兀：人生無累何由得杯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頽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教新菊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曰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者蓋石曼卿自嘲云村裏黃番綽家中白侍郎

驛壁玉樓春詞

予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

詞不着姓氏今載於此東風揚柳門前路畢竟雕鞍
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画
幕無重數聽得樓前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
丹青難画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洛下原父
為具以待宋又為踏莎行詞以侑飲云蠟炬高、龍
煙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疎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
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
名不肯放人閑忙中偷取工夫醉宋即席為浪淘沙

詞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
換至如_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尚
同歡宴日斜歌闌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
其南山賓客句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坐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亂生
青草誰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蘓幕遮一闕云露
堤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
少牽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按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
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

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為一詞云欄干十二獨凭春
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
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疎雨滴黃昏更特
地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
諸唐人温李集中殆與之為一矣今本集不載此篇
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
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
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

十章今錄其第二章云

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

南樓和氣鎮飛浮籠画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窓排

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安陽好戟戶使官白晝錦衣清宴處缺楹丹榭畫圖

中璧記舊三公堂悄一作堂池館北園通夏夜泉

聲來枕簟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興何窮

張文潛詞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營妓劉淑奴張作少年遊
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

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還亂翻脉：歛雙蛾
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為秋
盡香寓意云簾幕疎：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闌倚
遍黃昏後廊上月華如畫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瘦
此情不及墻東柳春色年：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
府唯張僅見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詞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
情懶尊前誰為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沉雨散
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微

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為恨遂令大晟府別
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辭而以首句為名謂之燭影搖
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粧淺風流天付與精神
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樽前頻：顧盼幾回
相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
短當時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闌
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弔二姬温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温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
者皆屬意沈子仙為獄掾最所鍾愛罷官途次南京

念之不已為剔銀燈二闋云

一夜隋河風勁霜混水天如鏡古柳堤長寒烟不起
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疎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
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甚
時枕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

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鴈初飛啼螿正苦
又是黃花衰草等閑臨照潘郎鬢星易老那堪更
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粧痕胸前淚粉暗
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

其後明道中張子野_及黃子思_後先相繼為掾尤賞

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推酤温卿遂托其
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予之云人生第

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為報兩京才子道好將
詩句哭温卿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
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中子思從之
作詩納棺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
人皆葬於宿州柳岸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
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
塚結作人間並蒂花

東坡以張志和漁父詞為浣溪沙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思川既以張志和漁父詞填為浣溪沙
鷓鴣天其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

雲鎖柴門半掩閑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
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
輪閑

一副綸竿一隻船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
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伴

鷗眠

釣罷高歌侑酒杯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
隈蓑笠每因小雨戴船窓多為水花開安居流景任

相催

雨氣蕪香泛芰荷回舟冒雨懶披蓑夜闌風靜水無
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儘
從他乃浣溪沙也

雨霽雲收望遠山釣竿林下恣清閑蟬噪日斜林影
轉溪岸綠肥紅淺畫屏間對酒狂歌時鼓枻更邀同
志醉前灣待月却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逕接柴關
蓋定風波也

馮相三愿詞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因云春日宴

綠酒一盃歌一遍再拜陳三愿一愿即君千歲二愿
妾身長健三愿如同梁上燕歲：長相見其後有以
其詞悉改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愿第一愿且
圖久遠二愿恰如雕梁雙燕歲：後長相見三愿薄
情相顧戀第四愿永不散五愿奴哥留收因園結果做
箇大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
以無愧一遭俗字易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画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画鵲扇詩云君王妙画出神機弱羽爭
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鳩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

馮延巳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
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邊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
線嚴粧欲罷轉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鶴衝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幾一年
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借腰支柳
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
風月何蓋歐梅當塗營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
歐梅偶見錄於豫章遂為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
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叙云庭堅假守當塗故

人使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使酒
云使即三九常安樂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
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
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
梅當時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媿繞群仙絳闕岩堯翠房深迥倚霏
煙幽閑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婁娟當時穆滿巡狩翠
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
正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綉勒香鞵

輅駐蹕人馬戲芝田瑤池近画樓隱：翠鳥翩：肆
華筵間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雅顏皓齒綠髮
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
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寫
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綺霞天際紅深淺
動歸思回首塵寰爛熳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
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此東坡戚氏詞
也元祐末東坡自禮部尚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
公為戚氏公方與坐客論穆天子事頗評其虛誕遂
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十六字坐中

隨聲擊節終席不問它詞亦未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為
中山一時盛事耳

瑶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瑶臺第一層託意以
美之云西母池邊宴罷贈南真步玉宵緒風和扇冰
華秀發雪質孤高銀漢波澄練影問是誰獨立江皋
便凝望認壺中珪璧天上瓊瑤清標曾陪勝賞坐忘
愁解醉使塵消况雙成與乳丹點染都付香梢壽粧
酥冷郢韻佩舉麝捲雲綃樂道遙鳳凰臺畔憶取吹
簫

李久善詞

蜀人李久善詞有鶯柳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為
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闐星
眸一轉晴波溜蓋出於此王名仲元祐間人全篇云
去歲花前曾記有半留醉嬉遊花下携纖手粉面與花
相間闐星眸一轉清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
春更看花柳春恨厭志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燭影
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
風却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巧奈如今風情漸老鳳
樓闌何處画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漫
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
顫六軍錦綉萬騎穿楊箭日夕翠華歸擁鈞天笙歌
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小雨西樓晚望斷思
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
宴客伎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
自為之採顫者數四坐客皆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孝
祥竟不覺也

作詞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黃岩妓有姓謝者與楊芳情甚好篤
為姬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為望海潮以弔之
云彩筒角黍蘭橈画舫佳時競弔沅湘古意未收新
愁又起斷菟流水茫：堪笑又堪傷有臨臯仙子連
璧檀郎暗約同歸遠烟深處弄滄浪倚棲菟已飛揚
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
柳淒涼楊謝舊遺芳筭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
蕖並蒂他日一雙：

能改齋漫錄卷第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僥倖為仙

高尚處士劉臯謂士夫大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僥倖一日而為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

經邨邨道上旅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翁
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
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蓋一疑也而或者又
以為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
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

按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
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証之止
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
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携家隱
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也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傳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西人唐末累舉

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
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
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
郭姓頑鈍只與過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
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游兩浙汴京譙
都常著白爛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下有一痣筋頭
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而哂之實有三劍
一斬煩惱二斬貪嗔三斬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

吾術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行人若
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言皆自
身心始而學者不能修心以正身徒欲為僥倖之事
可乎

劉妻死化為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
俄病死入櫬未及釘蓋忽化為異狀皮青髮紅若世
所画鬼將之類州吏悲而畏之既葬即棄家為道士
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
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安公

樞密安公名紀御處厚元祐末為江東漕使因遊廬太山
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皂巾領徒七人迎謁既
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至觀謁陸修者仙靜師遺
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遊
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
應不為公卿

園子得道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為園子能致非時果
菜臧氏子弟稍異之間之則紹以得於市使他人求

之終不可得也察其所為則無妻息獨卧園中草舍
往之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視之則又寂然其後論
道從容挽接蓋久而終畧告曰今夜三漏更點中半
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語授公苟少差違
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
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
矣論道使人舉而葬之屍如輕泡論道嘆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為芙蓉館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予
按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

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驢其去如飛

又按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曆中有朝
圓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並
行丁度觀文按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
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故東坡
詩云芙蓉城中花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
王荆公嘗和東坡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
出沒藏者真帝遣萬鬼驅六丁蓋即和前詩也

華陽洞門開

王荃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于門元豐中

神宗賜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
是茅山中峯石洞忽開按其地方乃真誥所謂華陽
洞天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閉閱千秋矣至是復
開又前期開累日甘露存降劉混唐曰似此必有異
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山中刻
石為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為之詩曰華陽新
報洞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王^門砂遠近未既元
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
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敷鎮靈座神遊
金玉闕金京

吳郡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中

熙寧初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
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迪問其
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異念墮此勉自脩證無淪苦
海既去迪具以告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察
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
雖非警拔可紀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却青衫
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
甕小前藥花發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
夫婦總登真後婦姑蘓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稱木廬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食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墮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蓋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為具酒食而卧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齋雜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按之柔絮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

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殮埋於其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取而誦之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踏破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畧然亦有不同

談驅癘夜夢得卿書

傳霖張華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會於豳城終日談話鄰有病瘡者為之不作每有書與傳必先夢之故

其詩有云劇談驅夜瘴幽夢得卿書叙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
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
夢有人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于宮曰靈
芝平甫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
芝靈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
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
文竟無有蓄之者

虎服罪媪之子復蘓

仁宗時光祿卿呂琦少為漳州漳浦令為政得人心
既去邑人為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琦哀
之於其死處施一窆立榜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
明日窆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媪之子戲於陳將軍廟
盜其所供之果出門媪子撲於塔下而死媪哭之甚
哀聽者惻然琦因以文訟於廟引盜宗廟酒食律罪
當黥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衰則盜食供果益不當
死且蠢愚者法所赦宜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媪子
復蘓

曾子固之祖曾易古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
官閑官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
樵舍僧寺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
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曆七
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侔既而行次睢陽
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故鄉復過樵舍乃臘中雪白
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遂成讖云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
逕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煙恣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
休然余讀張君房脞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
首為異耳別一詩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
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榻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即
位四十二年應此數也

鋸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擇為父置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
照化王之形眉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画郭公甫為文

以紀其事

蚕吐絲成段

宣和間新喻傳侯初為蘄春蔡氏婚登第之年婦家
簇蚕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
正黃厚薄若一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為祥賦詩盈軸
有聯云園客有絲難比甕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為絕
出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閨門異事
喜成諛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暗織綃園客憑
虛誇獨繭冰蚕志怪豈同條細看霞綺驚群眼詎減
雲裳下九霄

冰有綾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皆上有綾紋
隱起如鑄琢彷彿成攀技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
之傳視親舊其技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
陳襄述還古欲以上聞或曰奇異不許輒進乃止

畢斬趙諗之讖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於登科紀碑上刊去水傍其第
二名曰趙諗未幾趙諗有罪伏誅方悟畢斬趙諗之
讖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種夢神人持^名薄視其上有
金書趙槩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及殮棺
中生紫芝

擊大鼓享厚味

蔡嶷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為尚書因會茶嘉謨歎
簿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村縣
長官無異思典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
曰擊大鼓享厚味公所優為嶷安得而有之嘉謨歸
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官祠遂如
其言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全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
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蘓子瞻過海遂詰
之曰幾時當去荅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
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常於險處施親護舟
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權記夢詩

李似權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琤琮聲裏數流
年不知曾與何人到笑想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壁
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圍一弄泉激玉婦何暮風

捲橫雲細寒

夢人送喜雪詩

東坡元祐末為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最後時土膏方得助其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於夢中者不著寒梅容觸帽半留紅杏惜離枝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為公題述

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復平康御朝一日忽命宮嬪妃

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望見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

蓋英宗御名也

王丞相禱雨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為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黃察知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籌遽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莊嚴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焉

寇萊公強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迨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
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夢
英亦常預坐有倅軍困于酒已疾而公尚促之不已
其妻乃扣公庭而訟為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
能劇飲一飲可盡斗瓶索公若干瓶對飲公喜如其
請既而道人舉瓶一飲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
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
公悟自此勸酒減矣道人遂不見

張相公食料

張齊賢丞相洛陽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岳廟飲酒醉

卧于巨石夢群羊於前詣曰張相公齊賢食料羊後
張每食數斤方厭世已食萬羊矣

擲骰默占

章卯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
日登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秘其骰
至為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卯公初入樞府以所賜繡鞍文疎畧命市工別繡
之及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靖嘗夢人告已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
思曰然則我不過為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寧泊
舟秦淮亭下得疾而終

灸丹田之効

豐城李仲武告余熊蕪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
徙官令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卧
地飲冰了不為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
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已云凡物經火乃能
壽土遇水即潰為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
埋沒更堅繳人之灼艾猶是也即用其語歲灸丹田

炷行之蓋四十餘年矣盜既坐棄市令察使人決其
腹視之有白膜總于臍若芙蓉狀披之蓋數十重豈
一歲一膜耶

江沔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游場屋三十年未成名
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強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
物乃微快因漸取^最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
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遊相國寺與眾
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即與礎相離沔
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欲去而

不可汚笑曰相戲耳汚為起柱而脫之於是都下相傳汚有神力或勸汚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於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汚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英公素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迨其薨於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塋域不自督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塋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於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

貲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焉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奉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奉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為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逖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甫元蔡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蔡我家得二婿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尚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圍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尚在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為翰

翰林學士已而遂為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

官吏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脩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誤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均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

路刑獄會抗州民有妾夏沉香者浣衣井傍其嫡子適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攝治之既獄具即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決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庖師邢頗從小人游乃密扣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荅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

上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深之幼女忽夢神人燎蒼楮若

虬龍狀休使吞之自是辟穀間誦大洞諸仙經復言
上帝以我補花童繼夢二童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
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
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復來父以為不壽清
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為作長歌道其畧云蔣家女兒
方少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冒中落
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聞韶英又夢
二童携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
童為語東風齊着力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
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
賓巧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牕上仍記歲
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為湖北提
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牕上更題詩
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
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
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其下者

必祀而後濟州為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芦崇福
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遼獻遠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
皆集牛以運舟是時方夏署監官堰上露宿以俟之
夜久人靜忽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答
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又云沈幾早有子
知杭州手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雄重非人聲
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
堰上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

沈之親朋耶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于民者死即
轉生為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耳然事隔幽顯
理不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種茴香

林靈素開講於寶錄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
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爾無所能何以在此
道民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微宗異之宣問實
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
布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於兵宮之趾仍遣禁
衛監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視兵趾茴

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獲太乙真君筆

柴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沿幹小樊觀一鷹帶線
條胸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家子所畜遂
取以歸道遇少年就索柴即與之少年愧謝傳以符
術授丹筆一枝曰遇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縣不
喜執後遂竄迹西蜀遊荆渚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
金以助行橐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
真君筆乎方知得遇乃太乙洞仙柴即求披戴住閩
鄉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為之要賜

茶藥束帛時百餘歲善服氣能長嘯精神如中年人
觀即唐軒轅遊宮有明皇詩及所註道德經二碑真
宗作詩賜之故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為柴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
其人翌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泊舟下亭有僕後
朱秀溺死時建業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婁道者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
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為

棲隱地強名曰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
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
易隆冬則卧雪浴水盛夏或^擁附火傍有物若虺狀
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庵絕人迹蕪穢不治
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庵傍十步禁不聽
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
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翁他日覲其靈也兩
手掬之其數自若師既絕物願見者足終踵門輒嫚
罵疏其隱諱皆指其不聞於人者發之必慚退雖不
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鬻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

始不謹何見我為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者婦意其使
之聽命也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輟
輟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
是嘗若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
見賜以偈焉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
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飲張果
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項
擊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為皇子師撫之
曰他日為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裝服畢
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

善待此人他日為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褐并金器等物復有一目生于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淮楚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鍾淮汴下流二川并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而入于海納潮吐淹漣當其咽師之未成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淮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汐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証因大師

前輩猿蛇之精

偶讀滌滅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龜云是龜

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為猿蔡君謨睡為蛇其說不誣也

節婦

炎建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尸道旁賊去人為收葬之而其尸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則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墀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

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接陳間許殿上呼盧唱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村方悟其事

廣德王開河為豬形

廣德軍祠小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顯靈鄉發迹役陰兵導

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疎鑿聖瀆王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為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即自

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食於鼓乃為鳥咏王以為鳴鼓而餉至自詣鼓所乃知為誤遂巡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為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至開河之所見王為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遂息迹於廣德縣四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小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唐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

無不應郡人以王故呼猪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天齊仁聖帝五子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

後唐封威雄大將軍本朝封炳靈公哲宗元符二年

六月始詔封四子長為伏靈侯次為惠靈侯第四子

為靜鑿大師第五子為宣靈侯南岳司天祐聖帝每

春首必換幞頭須本郡通判換之然一換而正者其

歲必大豐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劍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村

夫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戴上州欲知賊

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丘甲耳又有盒

貯插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摩破分喫

了爭不慚愧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曰近來好

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四因何號一斤又有以

兩雞子令占者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

破了方明渾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韓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鉄湯瓶出觀

買酒以待檀越小師中道奏廁於林下以瓶掛樹端

瓶重木弱為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煨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年踰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為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賣米為業不問年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為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其能只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隣房者似有所

聞穴壁視之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煨次下藥物少間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以為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為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衆道士竟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秘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貢士馬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馬夢於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顧視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

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
輟歸豈雲外之應耶

生有時死有地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將往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
課之得詩云鳥軍山畔走紛：余分際上照一墳但
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豎還家：已葬祖
訖地分名余分際近鳥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為遷穴
信乎謗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焰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化為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臺

符撫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焰高
數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
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
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辭曰觀世音南無佛與
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
音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
瘥

桐板有天下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事解桐木為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作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宫家人未知勝信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厭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怒化為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蘓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為岳公必登第然

是歲乃不為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與薦是秋未考試已前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擲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歎焉是時間歲闌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為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秘而俟之其後登第死於江南

饒州鑄錢監

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覺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卒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忘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無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

吾其死乎俄而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為虎字而洲為州也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五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卿相晏元獻宅前為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即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已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酒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帖付生曰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

業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深矣汝勿歸且隨我
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
一明亮者汝卧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
隅可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諾然心
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闐然一室四壁皆釘
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榜掠號泣生畏而
退復就室卧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
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
筆帖以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
運通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叱陳超與宰相同床

王冀公歲時薄遊臨川寄食蔡參政門館天寒冀公
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
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即即昇致戶外超甚驚
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侍冀公：有
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
超子亦舉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
建昌軍南城縣寄書於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傳翼持

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々如此乃徒誦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驢顙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驢顧見滋為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驢與滋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捺扶驢顙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顙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群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疾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

日以俟之起然庠竟淪殂論者以為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讖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踈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窗外煜撫几大言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為衆誦之曰當煜在踈山間以虎嘯事語人々之不謂煜者鮮矣自煜慶曆六年為省魁至紹聖四年汪華復為禮部第一然未有為狀元者撫州讖辭曰金石高台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

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
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誦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瓊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小館時雨
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扣門
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
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頃臾聞月下長
謠聲甚悲惋其畧曰萬里孤魂歸未得春風腸斷洛
陽城粵而惡之盧竟終於海南

袁天罡知牛產牝牡

袁天罡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
岐陽李淳風聞其名賚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
知行見一牛跡袁語李曰此雖牛跡能知其牝牡否
淳風曰予安能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
產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淳風曰從學
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牝
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跡左足深必產牝也惟食右邊
草必右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
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
於李孟言益可信矣

能少齋漫錄第十八卷終

道光壬辰蓮花生日以墨海刊本吳門擺印本校呈



